

庆祝建党90周年文学丛书

神秘的眼泪

毛拉也夫◎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神秘的眼泪

毛拉也夫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的眼泪/毛拉也夫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1. 11

(庆祝建党 90 周年文学丛书/凌伟主编)

ISBN 978 - 7 - 80756 - 364 - 8

I. ①神… II. ①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683 号

庆祝建党 90 周年文学丛书——神秘的眼泪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677178 5677187

电 邮: xjbtcbs@163.com

网 址: <http://www.btcbs.com>

乌鲁木齐办事处

地 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建工巷 8 号 邮编: 830002

电 话: 0991 - 8817879 (总编室) 7917229 (项目部)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364 - 8

定 价: 24.50 元

序

借党的 90 华诞之光辉，这套丛书浮出水面。

丛书一共 9 本，以各种体裁，从各个侧面，勾画了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带有特定历史时空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俗的等等点滴滴的烙印，尤其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内心生活多有涉及与开掘，因此，既有文学意义，亦不失一定的文献价值，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丛书的结集出版，无疑是农四师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农四师文学界的一件盛事，可堪道哉。

经过多年的戮力，垦区文学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文学创作水平不断提升，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均不容小觑，已然成为整个伊犁文坛一方重镇，不少作者名动河谷，部分作者在兵团自治区声名鹊起。丛书的出版是对数年来伊犁垦区文学创作实绩的检阅，也是其中每个作者身手功夫的集中亮相，优劣高下自有评说。

大体上说，搞文学创作，无非需要一定的天赋一定的语言能力一定的心灵境界，三者都重要，不可偏废，但最后分出高下的一定是作者的心灵境界。境界一到，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笔下即是妙文，出手乃为华章，是为文者个个向往的化境。只是境界的达成殊为不易，一靠天赋（悟性），二靠长期的“修炼”。跟道人修道，禅家修禅是一个道理。可以说，

有什么样的心灵境界就有什么样的文字景观，写作者于此有了高下的分野。故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使之臻于自己的悟性、智力的上限和边界，是每一个写作者毕生的精神求索。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功夫在诗外”也。也就是说每一个作者的文学能力都是有限度的，有大有小，这是他们各自的宿命，每一个人通过努力只能达到其能力的上限或者边界，而很难超越。我们每一个作者所能做的是使自身文学能力最大化。做不了李白那样的天才诗人，做个一般的诗人也不赖。有牡丹也有牵牛花才能构成一个百花齐放的文学时代。当然，境界的修炼何其艰辛何其漫长，但总有一天，因为一个机缘，也许你就觉悟了，就豁然开朗了，世界再不是以前的世界，天地万物都在向我们讲述意义，诉说真谛，展示大美，我们尽管信手拈来，放在纸上，便是人间一等好文字。王国维有文学三境界说，我们的不少作者盘桓于第二个层面，文章不错，却难有突破，心急火燎的，有的就去摆弄语言，文字尽管花哨，可一不小心就泄露了思想的苍白和境界的浅陋，白忙活一场。殊不知，最上乘的创作大都是深入浅出的，文字一扫铅华，而意蕴深厚高远，如此事例不胜枚举。因此，文学的品味即心灵的品位，靠内心的修炼，境界的升华，别无捷径。老祖宗的“功夫在诗外”，有道理存焉。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老夫子说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论述全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精神不断被边缘化的今天，文学似乎只剩下了娱乐的功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曹丕所谓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早成绝响，而为一缕历史的云烟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忘记发生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鲁迅，不会忘记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四五”运动和天安门诗抄以及过去不久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诗歌，在那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文学的力量令人震撼，令人奋起，令人尊敬。我们何曾离开过文学呢？尽管有时候它的身形那么卑微，它的声音那么弱小。作为人类

内心的声音灵魂的吐露，文学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可以说人烟不绝，文学不灭。文学像一只不死之鸟，它不会死去，也不曾离开过我们半步，只是有时我们被黄金的光芒“刺瞎”了双目，忽视了它的存在，可它一直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守望着我们内在的家园，歌唱着我们的理想和苦难、欢乐和忧伤……

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喝彩！在这个物质主义流行的年代，它体现了精神的胜利和文学的高贵；向使得这套丛书能够出版的勤奋工作的人们致敬！他们的动作佐证了良知的长存和心灵生活的不可或缺。肉身慢走，让灵魂跟上来。权作序。

编 者

二〇一一年六月

目 录

短篇小说

雨雪交加的夜晚	3
割麦记	10
老战士	20
正是在这里	25
出路	35
咳 嗽	53
扑腾一声倒在地	62
七年后	72

中篇小说

车 夫	97
(一)神秘的眼泪	97
(二)发现的照片	105
(三)夜晚的血案	112
(四)互诉的衷肠	122

(五)响起的枪声	129
(六)哭泣的缘由	133
(七)倒下的女人	139
(八)前后的悲剧	148
(九)乡下的歌舞	155
(十)最后的命运	169
后 记	184

短篇小说

雨雪交加的夜晚

(一)

那是 1953 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尽管已经是四月的天气，但在特克斯河上游北岸和坎特曼山南麓之间的这个小山村，却仍是一片寒风呼啸、雨雪交加的天地。

这个夜晚的天，好似一口扣着的大锅，在它下面的山地，是一片漆黑；只有从堆散拜的毡房门缝中，透出一缕微弱、淡黄的灯光。

在毡房里，用黏土烧制的羊油灯下，堆散拜的母亲、妻子在伤感地抽噎。在她们的面前，躺着一个 2 岁左右的男孩儿，眼睛紧闭、呼吸短促，脸上呈现着死灰色，脉搏跳得微弱。

就在前天还是个天真活泼、逗人喜爱的孩子，从昨天下午起就发起高烧来。要不是还有一点儿短促的呼吸和微弱的咳嗽，他那躺得瘫软的状态，是与死人没有两样。这，使得做父母的，不得不更加忧虑、忐忑。尤其孩子的母亲，每当她回想起她的第一个儿子居马台，在刚满 3 岁时，也是因为得了跟这个儿子同样的一种病而离开了人世的情景，她的心哪，犹如刀割；她的热泪呀，就像断了线的串珠，夺眶而出，沿着两颊往下滚。当时，她多么渴望有个妙手回春的大夫能够拯救她那个心肝宝贝儿啊！但是，在这荒僻、边远的小山村，别说有个什么大夫，就连稍微懂一点号脉的人都找不到。就这样，帕提玛无可奈何地看着她的儿子活活地、悲惨而又痛苦地离她而去。

在用烂棉絮做灯芯的羊油灯下，白发苍苍、面黄肌瘦的毕艾偕大娘和她的儿媳——帕提玛，因死神威胁着她们的孩子而忐忑不安；羊油灯的微光，也是似有若无，使得这一家人被一片漆黑之夜所笼罩；屋里是死一般的寂静，屋外是强劲的寒风摇撼着毡房，摇撼着做父母、奶奶的每一个人的心。

“孙子会好的吗？”毕艾偕大娘紧皱双眉，深沉在苦思的大海之中，“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帕提玛痛苦而失望地叹着气，时而抚摸着儿子发烫的额头。时而呆呆地望着毡房的一角儿，嘴里念叨着：“艾尔肯台，我的乖乖、我的心肝儿啊，你到底怎么了？……孩子，睁睁眼，看妈妈一眼！……你爸爸怎么还不来呀？……”

帕提玛自言自语声打断了毕艾偕大娘的思路：“哦，是的。”婆婆扫了儿媳一眼说：“怎么这么慢呢？晚饭后就去的呀，快半夜了，连个影儿都不见！……”

“不过，也有一段不短的路呀！”帕提玛安慰婆婆说：“您看这场该死的风雨，偏偏与人作对……”

“还不知能否找到，”婆婆打断帕提玛的话说：“就是找到了，谁知，天黑、夜深，遍地雨雪、泥泞，唉……”

“万一大夫不来……”帕提玛忧虑地说。她这时的思绪呀，就像被揉乱了线团，乱糟糟的，不知该怎么办好。她一只手紧紧捂着自己的嘴，免得哭出声来；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额头。她，嘴唇是在蠕动，但只是无声地哽咽。

(二)

堆散拜冒着风雨，飞马来到解放军屯垦戍边部队的一个连部。这个

连，是于去年——1952年4月初，刚刚完成特克斯河南岸山区的剿匪任务，便奉命北上过河，来这里——离堆散拜的那个小山村儿以南约四五公里处的那座科克图拜小山包东南坡下的这条自北向南流的黑水沟两岸的无人区安营扎寨，执行屯垦戍边任务的。

当堆散拜刚要转过一个马棚的土墙角儿时，突然有人大声喊到：“谁一个?!”

堆散拜急忙用哈萨克语回答：“勉！——巴拉木——阿吾茹埔——喀里地，多乎杜尔——巴尔米肯？（我！孩子病了，大夫在吗？）”

问话的是该连的役马饲养员。他没有听懂堆散拜的话，但听到其中的“多乎杜尔”一词，就知道了堆散拜的来意。因为，该连的军医王炳南，常常为附近山村儿的老乡看病，也因此被他们尊敬地称呼为“多乎杜尔”（大夫）。

于是，赶紧带他到山坡下面的一个窑洞里去了。这是，实际上是王大夫的“门诊部”兼一家三口人的“家”。王大夫的妻子（护士）告诉他，在一个多小时前，当大夫刚刚睡下时，就来了个民族同志，把他请走了。

堆散拜从这位女战士的手势中，只知道了请走王大夫的那一家的大概方位，是住在连部西南部的一个土山坡下的，但因为那里有好几十户人家，而且住得很分散，离这里又是三四公里路，具体哪一家，他也没有闹清，只好又纵马急驰而去。

“能找到大夫吗？……就是找到了，在这般风卷大雨、寒气刺骨的深夜里，愿意去我家吗？……万一不去，天哪！……那，我那个孩子的病啊，就……”堆散拜不敢再往下想了。

堆散拜连续在两家扑了空，当他气喘吁吁地走进第三家时，这一家的男主人听到狗叫声便出门来，知道堆散拜的来意后，边请他进屋，边告诉他大夫正在为孩子打针。堆散拜为找到了大夫而高兴、激动之余，为了不打扰大夫，跟着主人，蹑手蹑脚地进了毡房，看到王大夫正在半明半暗的

油灯下，给病孩儿打针。堆散拜没作声。当王炳南打完针，转身发现堆散拜时，两人就亲热地握手，寒暄不止。原来，王炳南常去堆散拜的小山村儿，有一次，毕艾偕大娘腰疼卧床时，也是王大夫给治好的，两人是老相识。

王炳南这三十多岁的解放军老战士、老军医，是上级专为照顾这个边远戍边连队指战员而派来的。他，从早忙到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既为该连的指战员们看病，也为附近山村的老乡们看病，特别是最近因季节交替，患者甚多，加上在老乡里发现了麻疹，他更加忙碌。他那黑红的脸颊已变得苍白：颧骨变高，双眼布满了血丝，嗓子也有一些嘶哑，但他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谈笑风生，没有一点倦意。

他的黄布面儿皮帽子上镶的“八一”字样的五角红星帽徽，在灯光下，闪烁着金光。在左胸上佩戴着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布制胸章的黄棉衣显得格外合身。

王炳南，边收拾着治疗用具，边与堆散拜交谈起来。他尽管不会讲哈萨克语，但因经常与附近山村的老乡们来往，便学会了简单的生活和医疗业务用语。

王炳南用“夹生”的哈萨克语探得堆散拜的来意和孩子的病情后，看了一下手表，表针已指着北京时间三点半。外边的风雨仍然像野兽般地在吼叫着，仿佛要把整个大地吞掉似的。这时，王大夫感到疲惫不堪了。但是，当他又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一名解放军军医，为附近的老乡们治病，是部队党组织和首长交给自己的任务时，心里顿时又热腾起来，便立刻告别这家主人，并再三地嘱咐道：“我还得要去堆散拜那里。您孩子的病情已有好转，这几包药按时给孩子吃，留心照护，若有什么情况，就尽管去连部找我。”

(三)

白天，大大小小、哩哩拉拉地下了一整天的雨，随着山村气温的下降，现却变成了雪花儿，但积雪的下面却还是一片烂泥。因王大夫所在的这个连，是个步兵连，现有十几匹马，只是生产、生活役马，王炳南在本连出诊，因人员集中，不必骑马；若出诊到老乡那里，则只好要嘛步行，要嘛就由请他的主人接送；有时单骑，有时则免不了和来请他的人同骑一匹马来回。现在，也是和堆散拜同骑一匹马，迎风顶雪，消失在一片漆黑而又崎岖的山道儿上。

天上雨云越来越密，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好王炳南带有手电筒，随时打着。马蹄腾起，雨泥被溅得好远。他俩在马背上，就像是万顷波涛之中驾着一叶小舟似的。

当他们走完半程，在下一个山坡时，马的后蹄突然踩滑，一下子坐在泥雪里。因王炳南骑在后边儿而先倒了下来，顿时感到一阵剧痛。原来他的右腿被马的后腿压了一下。堆散拜立即下马，躬身扶他。王炳南起身后好一阵子直不起腿来。当他从风雪的呼啸声中，似乎听到了艾尔肯台发出的呻吟和他母亲、奶奶的呼喊声时，便忍着踝部的疼痛，艰难地站了起来，找到了手电筒，查了一下红“十”字提包，知道没事后，松了一口气，便不顾伤痛，重新上马赶路。

风雪交加，道路泥滑，给这两个夜行人增添了不少麻烦。他们周身湿透了，冷得发抖。但他们希望他们的坐骑跑得更快些，好早一点把艾尔肯台从死神的魔爪里拯救过来。

(四)

帕提玛她们坐卧不安地在等待着大夫的到来。艾尔肯台的呼吸更加艰

难起来，手脚也不时地抽搐着。毕艾偕大娘含着眼泪，叹着深气，不时地抚摸着孙子起了泡的小嘴唇和呈灰白色的腮颊。一夜的操劳，仿佛给她已经斑白的头发又添了几根儿银丝。

外面，突然传来狺狺的狗叫声，接着粗犷而熟悉的嗓门儿也传到毡房里。顿时，帕提玛觉得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当王大夫扭着湿透的外衣，满面笑容地出现在毡房门坎儿时，毕艾偕大娘猛地站了起来迎上去，激动得喃喃自语地说：“大夫来了……终于来了！……”这时她觉得，压在心头的巨石一下子被掀掉了，老花的眼睛也射出了希望的光彩，便去从毡房的衣架上取下一件皮大衣，赶紧给王大夫披上。

王炳南仔细、认真地询问病情、测量体温；体温计上的水银柱指着“39.9℃”。

“孩子发烧，是一下子这么高的吗？”王炳南问。

“是的。”毕艾偕大娘回答。

“没有吃啥生冷东西吧？”

“没有。”

王炳南诊断完毕，心里在想：孩子是急性肺炎。便点燃了酒精炉，准备打针。

病孩儿的奶奶和父母，把他的生命全拜托给了王大夫，像乳燕似的伸着脖子，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王大夫的每个细小的动作。

王炳南，给孩子，熟练而利落地打了针、配了药，接着又把温湿的毛巾敷在孩子的额头，轻轻地盖好被子，让孩子安睡。

“怎样？”堆散拜心事重重地问。

“问题不大，会好的。”王炳南安慰他们说。可他自己却在心里想：“还得过数小时，看药力奏效如何，才能……”

王炳南看了一下手表，指针已过北京时间五点四十分，离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艾尔肯台在中间只醒了一下嚷着要喝水，喝完水短促地咳嗽

后，又慢慢地睡着了。

“大夫孩子，您累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毕艾偕大娘心疼地说。

“不，阿娘。我蛮好的呢嘛……”王炳南捶捶胸说。

王炳南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艾尔肯台，观察着病情的任何细微变化。

(五)

东方透出细微的晨光，风雪也已停止。眺望远处，在重叠的嶂峦上的那些晶莹、洁白的积雪呀，被晨光照得，都变成了一座座射出隐约亮光的珠山宝峰。

毕艾偕、帕提玛她们也起来忙着生炉、烧茶，接着端来热气腾腾的奶茶来，虔诚地请王大夫喝；在炉旁洗碗刷杓儿的帕提玛，也紧缩着心，靠拢来。他们急着要从大夫的嘴里获取“病情好转”的福音。婆媳俩的目光，时而投向孩子，时而困惑地投向大夫。毡房里的空气顿时像凝结了似的宁静起来。

王炳南又拿起听诊器，检查着孩子的肺部。

“怎样了，大夫哥？”帕提玛再也忍不住地问。

“好。”王炳南微笑着站起来肯定地回答。“退烧了，呼吸也均匀了许多；只是肺部、气管还有杂音，不过，继续吃药数天后会消失的，不必担忧！……”

听此佳音，毕艾偕大娘激动得流着感激的热泪，起来走到大夫跟前，一手轻轻地依着他的肩膀，一手慈祥地抚摸着他的额角儿，用一种十分激动而又发颤的声音说：“要不是您来，大夫孩子，我这个孙子，也会被这个病魔吞掉的！……”

1959年6月